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海○為第一待詔金

馬門筌蹄云明下有銅蓋君門也齊人轅姓也固年九十餘亦以

賢良徵弘也傾曰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由學以阿世○六年初弄商車起商賈車船之俗

朔元年主父姓惠也偃上並下書諫伐匈奴嚴安亦

上書及徐樂岳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

不服書奏上召見現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

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屬耳肅○五年公孫弘為

丞相封平津邑在霸州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

侯弘封孫

軍等

侯弘封孫

延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蘇建李沮

蔡李息張擊之通鑑云得禪王十餘眾男還以青為

大將軍○匈奴入伐○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蘇

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疆弩將軍李淵也

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去西

域通滇顏國在西夷本楚在王○二年以霍去病

為驃騎將軍武資三品曰驃騎將軍擊敗拜匈奴過焉烟支

國在祁連山筌蹄云而還○匈奴渾寇邪社王降平

聲下置五屬燭國存其舊号而屬以處其眾○三年

匈奴入右也平郡屬鞏昌定襄郡屬山西今忻州一

名也亦○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病封狼居

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鑑封狼居而還○元鼎二年

方士文成將軍李少去翁以詐誅初少翁勸上作甘

致天神居歲餘○西域始通置酒泉屬甘肅今武威

郡亦屬其肅○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

士五利將軍樂大以詐誅○六年討西羌臣書傳

蜀枯地志云岷兆等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南海蒼

台浦又距九旬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

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

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通鑑註有不能丞來○帝如

緱約氏邑屬河南或登通鑑中獄高山行河南遂東

越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善肅然泰山下復東北至

青為

張騫

渾邪

名也亦

致天神居歲餘

蜀枯地志云岷兆等

台浦又距九旬

二吉

滇三

碣石山在平涼府鞏城而還○滇王降置建益州郡

降

屬四川今○三年擊樓蘭國在西域虜其王擊車師國在

朝鮮

破之○朝鮮在遼東降置樂浪郡臨屯豚玄菟

徒真番音波郡○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

初晉

巡江漢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西夷種名有滇

帝於

池於長安作昆明○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作太初曆以正音政○三代已上音政

當改政音征月為歲首用夏也○遣李廣利伐大宛在

不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

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處別築城置○大發兵從李

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

蘇武

使江如字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單于

欲降之幽武置大窖地中絕不飲去食嗣

于使單

武劫匈奴入○雪與旃通擿毛并咽吞也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

羝乳乃得歸歸猶秦言待馬生角釋羝也○二年

牧羝

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

下好去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官察察

吏也衣繡衣持斧也督捕得斬二千石太守以下

捕盜

○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琅

祀明

琊陳今沂州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在泰

堂

守朝諸侯之如修封禪善○征和二年巫蠱古事作

巫蠱
事作

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体即藥毒
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故曰巫蠱作者起也帝
如甘泉宮在以江充為使者治平巫蠱獄掘太子宮

云得木人尤多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

如安巫姓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理木人祭祀

之至是武帝晝寢愛木人數千持杖擊帝帝驚悟遂

掘之乃太子據名懼使安作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告

母衛皇后發中既救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

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漢以京兆扶風兵丞相

劉屈君牧里將之太子亦矯制詔為發兵逢迎丞相

軍句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

名縣自經也死後有高廟寢郎官掌高田千秋上書

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答上悟曰此高

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天下聞而悲之○二年匈奴寇五原郡屬山西酒泉

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

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輪臺

國名按支渠犁國先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

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因至縣有各病篤以霍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

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

漢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畧承文景豐富之後窮

極武事嘗謂高帝遺性平城之憂圍日登七思如齊

襄公復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讐而

田千
秋上
書

罷方
士

下詔
深陳
既往
之悔

詔霍
光輔
太子

窮極
武事

○復音數朔下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慕漢南
無王庭匈奴王庭斥尺地立郡縣置受降城

取受匈奴來降之義東中西三城全書註東受降
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一天德軍埋

夷東擊朝鮮南伐奧軍旅歲起內事土末築上苑屬

南山建柏梁臺承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日

上有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舊云仙人掌擊玉盃

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費○蜚

名謂置其通天竺行○即承臺祿首山宮竺歸一云首

閣西虎圈推上○北太液池中有漸漸清之義

臺取一云龍首山在千門萬戶東鳳

內事
土木

降城

庭

無王

漢南

賣武
功爵
級

造鹿
皮幣
白金

作均
輸平
準法

蓬萊方丈瀛洲壺梁橋也南玉堂璧門飾故名立神明

臺自鳳閣以下至此作明光宮在安皆極侈靡數苑

幸宗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通鑑一元朔

白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支為桑弘羊孔僅觀之

徒作均輸平準法均輸者立均輸官於京師今遠方

而相權輸也平準者藏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

興利以佐助費置監官管權監筭舟車見造緡

民錢錢出弄二十蓋一天下蕭然

末年盜起微也輪臺詔漢幾不免為秦言若無

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所用丞相初惟田蚡稍

準法

作均

輸平

準法

白金

造鹿

皮幣

賣武

功爵

級

造鹿

皮幣

賣武

功爵

級

造鹿

皮幣

賣武

功爵

級

造鹿

皮幣

賣武

功爵

級

造鹿

皮幣

賣武

功爵

除官充位

專也。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吾亦欲除

曰：由此之後，武帝遂攬權綱，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

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

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嘗峻用刑法

然。湯等有罪，亦不貸，其間式地見寬之屬

亦以長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

也。京師為東海，郡屬淮、西、海、寧州。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

郡中大治。人為九卿，都尉在九卿之列。上方招文學

招求，嘗曰：吾欲云云。儒士黯曰：陛下內多欲，內貪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劫唐虞之治乎？明曰：黯此言豈

汲黯以嚴見憚 市內 炙欲 而外 施仁 義

汲黯 臣

病凡人君鮮不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

內多欲而反於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

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傳弈，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

士關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冀神仙，以

為高，雖汚絮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發

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

脩身，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

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

上怒罷朝，曰：其矣！黯之黷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

黯，近之矣。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安紹封。謀反

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

說之如發蒙耳。蒙書注：如發物上。黯嘗拜淮陽郡名，

州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補其遺失。上曰：君薄之。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

淮陽吏民不相得不和徒也但得君之重威重卧而治去

之至淮陽十歲竟卒去黯甚為去上所重大將軍衛青

雖貴上或踞則見之臣御坐為起踞則者輕之也如黯

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

司馬復姓東方朔名也枚皋音高終軍姓各

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雙朔皋不根持論去

不根據於理義好夫詆鬼。談合利上以俳排優幽。散

畜之也胡嘗語去上前侏儒諸如也此作一讀點以為

上欲殺之句侏儒泣請命殺命勿上問朔朱儒故問朔

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之言謂伏日二伏夏至

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已心釋二

賜肉宴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平言責朔曰受賜

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

也歸遺去細君妻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

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止文成誅被而五

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馬肝

出到友國其國人服之謂可長生文成食之而死又云馬肝有毒食之令人死及五利又誅

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入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

妖妄耳妖和節食服藥差補也可少病而已漢興雖

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自始皇焚書禁人挾文帝已

廣游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

無仙人盡妖妄耳

東方朔斫肉遺細君

招選材智俊異

東方朔好依諧

東方朔斫肉遺細君

無仙人盡妖妄耳

文章始盤有三代風

弘皆以春秋進兇實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應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武帝嘗祠五時獲白麟幸東海獲赤鴈幸其泉芝草生九並連華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應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以弦歌之。郊則祀天。廟則祭祖。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

為有三代周夏殷之風焉帝壽七十通鑑注而崩葬茂陵

在安西府太子弗陵立是為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勾亦夫人趙氏鈞弋官名故号又云

夫人双手勾拳武帝親自娘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

門曰堯母門昔堯母亦十四月生堯今夫年七歲體

壯大多知智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

大專使黃門日黃門宦官畫畫不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負負矣也成王負矣坐於後周公坐於前以賜光

比周公也。陳曰武帝如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

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

高宗以召李出勳而用之皆是有曾中放不暇是以如

此武帝只於平時見破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

下之措置了泰然無事亦留之際二二公拜受詔味

罪之責鈞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去

母壯驕淫自恣也驕奢淫亂以自放肆也。胡曰。如

論武帝殺鈞弋而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

善未盡得臨朝播告口之修者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

書屬公賜霍光

明事之

論武

也

帝殺鈞弋

也

善

也

善

也

燕王曰武帝第三子以長社不得立謀反赦弗治平黨與

明黨伏誅○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

上掘野鼠去上聲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

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

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

詭過委切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

鴈句足有帛書續寫云武在大罽中匈奴不能隱乃

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鬣髮

盡白拜為典屬獨下國官各典主外國來預屬者

武為意遂登三公為不疑乃布衣用綉衣薦即拜刺中武

於玩其在匈奴中對辭義比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

上官 禁以 外祖 專制

燕王 上書 言光

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取
除御史大夫猶當如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
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我於○左將軍上官

禁上各姓子安為霍光孀生女立為皇后禁與安自

以後之祖父乃不若也如光以外祖專制朝事禁與光

爭權時鄂國在武蓋甘長張公主昭帝為去所愛親

之人丁外人丁姓名外求封侯不許朝廷怨死光也

燕王旦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

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

書言光出都肄異郎羽林道上稱蹀子孟康曰都試

關試習武備也郎侍衛親軍官也羽林師古曰亦有

天子警蹕之制也擅調去益莫府校尉府者師府也

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大克即日拜大將軍於幕中

故曰幕府○言光自擅調選增益幕府校尉官也

車權自次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告振歸奏之禁欲

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講議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至此帝不肯下其事不行明日光聞之止畫畫室中

之畫室不入止室中有周公負成王畫圖上問大將軍光

安在禁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句光

入免冠頓首謝句上曰將軍冠朕知是畫詐也將軍

無罪光曰陛下軍何以知之去廣明上曰將軍之名都

郎屬視也耳去廣明大君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

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

帝十四尚書官掌出納王左右皆驚而上赴書者

果亡捕之甚急禁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不足上不

聽後禁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視也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德

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發則百邪不能

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勳德矣高祖文景具不

如禁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禁會偶有知

其謀者以聞奏捕禁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

與日皆自殺○四年傳介子姓使去西域誘樓蘭王

刺次殺之馳傳專詣闕送進以其為去匈奴反間澗

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案紀

也 不 書 燕 上 知

明 帝 至 論 昭

誅 上 官 禁 等 傳 介 子 刺 樓 蘭

元 祗 十 三 年 而 此 云 十 四 年 者 蓋 帝 即 位 二 改 元 者 年 方 始 改 元 則 在 位 實 十 有 四 年 後 多 做 此 改 元 者

立宣
發銀
少雀光

長安
獄有
天子
氣

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
昌邑國在王賀哀王博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
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潘戲無度光奏廢之奏太
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曾孫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

曾也重也孫初矣太子據納史良娣弟也注良娣女
之子曰曾孫生史皇孫進從母姓進生病已數月遭

巫蠱事前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武帝遣使去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平獄拒不

納曰他人無辜罪也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

句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

泰山
石立

姦邪吏治去得失為官政治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

石自起立句上林有僮僕也樹復起蟻食其葉曰公

僮僕
復起

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仆而及賀廢病已年

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

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地節二年

路溫
舒上
書言
獄吏

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差文孝一也好武勇二

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

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皆禁

於八也虛美重心實行不立上也其一尚存治評獄之

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雖非真獄且刻木

為吏期不對雖非真吏且此悲痛之辭願省生法制

尉平
置廷

寬刑罰則太平可與上為去置廷尉平官掌平獄刑

族霍氏

號為平矣○膠東王寄景帝第九子相去聲王成勞去聲來去聲

同亦勞也朱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不怠治去聲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賜者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後皆倣此○魏相魏姓魏相各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

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並同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去聲徐生上書昌客

有過去聲主人見其龜直突突則不能藏火也直傍有積薪謂主人更更其突曲則可藏火速徙其薪主

人不應喻書三上不聽俄失火喻霍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止也喻殺牛置酒謝其鄉人喻告者人上書之

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霍

曲突徙薪之喻

賜徐福

氏不今論功而賞讀曲突徙薪無澤喻徐福不

佳焦同傷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

御車在前參乘在後上嚴憚之畏懼若有芒刺忙次芒草端尖

在背之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從容肆體放肆甚安近

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北海郡屬山東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官掌

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遂為太守召見現問何以治平遂對曰海濱濱同遐遠不沾聖化不沐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也使陛下赤子小兒也盜弄兵

霍氏過謂

朱邑治行第一

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官掌

守朱邑以治行治行第一入入為太司農九卿之

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也使陛下赤子小兒也盜弄兵

糞以宜衛

於潢水曰潢池潢池黃池也中耳潢池有地曰潢池又曰潢池者無源之水也言如赤子戲弄於之易也今欲使臣勝之邪殺之將安之也撫而上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

急也解亂繩急則愈亂矣願無拘臣以文法文書法書得便宜從事

上許焉乘傳傳去至渤海界郡發兵迎句遂皆遣還移

書罷捕行移文書不捕盜也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也切者乃

為盜遂單車傳車又至府不用兵從盜聞即時解蟹

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犢曰何

為去帶牛佩犢勞去來並去巡行郡中皆有蓄充積

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入為都尉○元康元年殺京兆尹京

二輔之一今安西府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郡屬河

川太守潁川俗讀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鋸項角同

而若不可出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受吏民投書瓶也

也二器皆口小腹大可入不可出以此受使相告託

納吏民投告伏詞以防出入或云只一器使相告託

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姦黨散落分盜賊不得

發者其聚也散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鈞距

如鈞鈞如鳥距言用計勾取人隱僻事情如以得其

情閭里銖兩十四銖為銖之姦皆知奸邪皆知

發姦音又伏如神人隱伏其見如神京兆政清長

上老年長人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上上

書言廣漢以私怨論去殺人下廷尉下獄使民守闕

發姦如神

鈞距

張老年長人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上

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使民守闕

號豪泣者數萬人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

尹翁歸為右扶風

有威嚴有威嚴豪強小民得職業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託寄寓也子男子之

也定國東海人故欲託也語終日竟不敢見定國終日言

使此子為翁歸託也語終日竟不敢見託邑子者同邑之子

歸也見音現曰此賢將去聲指翁歸漢制太汝不任

事也汝不能又不可干以私言邑子之托不足以為翁

與此蓋定國語也以治郡高第遂入扶風治東海治第

高遂乃入常為三輔最扶風治效常為京兆馮翊○

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案全書今其

漢匈奴之右也右也凡使不復擾害西域魏相諫

曰救亂誅暴誅戮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去敵敵之

兵出無名

加於已紀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讀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也貪人

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太矜誇

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

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

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織芥草芥喻之

忿於遠夷始也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

曾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而在蕭牆屏門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

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上從相言此一節舊本設在

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蓋寬饒奏封事下

寬饒設在一疏乞骸骨下一疏設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羌畔設在此下今悉依通鑑釐而正之庶

校正訛謬

无訛謬相承之感也

○三年太子太傅疏疎下同姓也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

受傳少保曰三孤受名也上上聲疏去聲乞骸骨乞致任使骸骨

賢賢疏二疏歸田歸田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祖道祖祭供恭

張張皆去去聲供具供具張設張設東門外東門外道道之祭之祭祭畢祭畢外者外者必有必有祖

也也供張者供張者陳設也陳設也送者送者車數百兩車數百兩兩輪兩輪日兩日兩車車道路觀

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洛不為去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者眾之

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年司隸校尉官掌總蓋寬

弘農七郡之政故曰司隸校尉蓋寬蓋寬寬饒奏封事不

封事

先零

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

老臣能過我者復問將軍度堂入羌虜何如當用

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郡屬鞏昌圖上

計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險阻之在

為條不出兵兵條約也謂約束留田留田便宜便宜

事事以待其畔二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

死傷之害九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道

南大斤小斤使生地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陜中道橋

金城

留田

便宜

事

以制西域十二言奏每上輒下發公卿議初是其計

息備役以戒不虞者什二計可用者什中只三件也又云以其

最後什八魏相任言也其計可必用上從之從充國

○二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也制上上書者皆為二

封一様署於上其一日副也領掌尚常書者先發也

副封所言不善屏丙也去上不奏自霍光薨後相

即白奏去用副封以防壅去蔽以防尚書壅及為相

好夫觀漢故事句及便宜讀章奏數朔條列漢興以

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錯董仲舒等所言事皆

請施行之敕也掾史臺省史案事郡國外事諸郡及

休告告假歸也從家還至府府輒白奏四方異聞所聞怪

魏相

丙吉

同心

輔政

丙吉

知大

韓延壽

壽為

馮翊

民不

忍欺

或有逆賊風雨火異叛逆盜賊烈風淫郡不上不奏

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至是吉代為丞相吉上剛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

死傷不問逢牛喘疾川上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

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

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熱故喘此時氣失節調

三公宰相調理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五鳳元

年殺左馮翊馮翊今同州屬陝西韓延壽延壽為吏好

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

閉閣其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訟者

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盛也然和合相敕厲勉成恩信

黃霸 為穎川 治下 為天 第

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尊也。其至誠不忍欺給上

黃霸為丞相霸嘗為穎川太守吏民稱神明神靈不

可欺不能力教化後猶餒誅罰長張史郡主佐郡即

曰別駕許永姓老病聾龍督郵官主糾察群吏即郡

白欲逐之稟白黃霸霸曰許永讀庶吏句雖老尚能

拜起重聽何傷數易亦長吏送故迎新之費送

官去迎新官及姦吏因緣因此絕簿書盜財物蓋言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舊徒相益為亂凡治去道去上

其太其者耳甚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

耿壽

常平倉

殺光

揚憚

下第一至是代古霸村長於治平並同。民及為相功

各損於治郡時。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去邊郡

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筒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挑

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

卿也武帝改揚憚醞憚廉潔無私。人上上書告憚

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憚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

戒之憚報曰過大行去虧當為農夫以没世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伏日見前臘案曆書云冬烹羊魚炮

也煮羔斗酒自勞去酒後耳熱仰天拊繫缶而呼鳴

鳴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山高而在陽蕪穢於

草也切惡不治平種一頃上豆喻百官也豆為

種豆之詩

落而為箕其○一旦也○百之零人生行樂洛耳須富

貴何時落野見放棄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憚驕奢

不悔下廷尉案考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烏之以

大逆無道要腰斬司馬溫公曰以孝官之明魏相丙

揚之冠之法有不厭眾心昔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

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甘露元年

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昌憚之黨友不宜處并位上惜

敞材寢正息不行其奏行也尚使掾絮如○姓也舜有所

案驗考實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尹謂有公卿奏

事安能復案事謂敞有章刻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

致其死後為去聲舜家所告句敞上書從闕下亡命

論蓋揚死為政之累

張敞五日京兆

于公治獄有陰德

于定國為廷尉民不冤

命名也謂唐其名而歲餘京師抱淳字鼓數朝警類

逃去又云逃之性命上思敞能復召用之○

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

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夫母姑以年老妨也

婦嫁自經死姑文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

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

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賈也釋名冢腫也遂

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平聲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

後世必有興者于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民受其化自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句

朝于來

奴亂五單于單于者單于呼韓邪單于呼場爭立呼韓邪邪即單于上書願款寬上塞歸附也於塞上而

稱藩藩籬也臣藩鎮其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也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

戎狄賓服朋從於我性思股肱之美乃圖畫畫其人於麒麟閣在安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杜延年劉德梁丘姓賀蕭魯王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

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六年即位二崩葬杜陵在鳳帝興於閭閻閭門知民事之艱難厲精勉勵

為治樞機樞戶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次史守去声郡守相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

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政事公平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郡守以為太守吏民

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治民理

秩賜品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於衆者以次用之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有功者信然賞之不

不綜核核考核名實名實同實實行也此皆政事之本政

良吏

推亡
信成
比夷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去其職民安其業
遭值治也。匈奴衰亂推吹亡固存。而匈奴當亡者即推
固而信申威北夷單于慕義稽啓首稱藩曰稽首功
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作也。並也。德商宗周宣
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

文法吏深文酷吏以刑名律網下拘東在嘗燕從促容

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怒而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

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眩也一說眼

目无常眩於名實見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

漢家
自有
制度

望
中書
官

家本國家樞機中書都堂乃無政之樞機宜以通明公正
甄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宴外庭則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刑人

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禮曰刑人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朔諧

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誣上不道

請謁者各召致廷尉召望之時上初即位不省曉也

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准其奏以此下望之堪後上召

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評出視

事親視恭顯史高說上竟罷免不用望後上復徵

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
畏貌知望之素高節不詘屈辱不肯屈建白建言望

不肯
召致
廷尉
為送
獄

事親視恭顯史高說上

竟罷免不用望

後上復徵

論完
帝易
難

望之
自後

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不坐句

非頗也也望之於獄塞僧其快快去心則聖朝無以

施試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

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以過猶罪也謂具坐

必來而無足憂也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衛官名

以銅為之金墜兩未前說近是軍騎馳圍其第也

望之飲鴆自殺司馬溫公曰其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

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

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

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也孝元

則不然是德吏顯得肆其邪心而姦臣安所懲乎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致質支單于

殺漢使者西走康居○西咸○末光元年匈奴呼

論王
霸九

儒有
君子
小人

王莽
之禍
蘭此

家者太子也司馬溫公曰王霸元道昔三代之隆

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士室者則謂之霸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禮義任賢

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白黑非苦之相反

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之不為非

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

俗儒者誠不足以為治也獨不可求其儒而用之乎

獲契星陶周公孔子皆真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

豈若是而正耶孝宣謂大子儒而不立聞於治辨必

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

不過甚矣哉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宣
帝少去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宣帝本
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璽淳于故弗忍廢太子
街毒殺之而以其女成君為皇后
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王莽之禍
○二年下收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劉更庚生
名獄收下三不皆免為庶人時史高宣帝以外屬蜀

族屬蓋史高領尚書事均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傳

數胡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

史高充位居位備員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也生樞機前見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閩宦乃宮中無

外黨遂委託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奏白而貴

幸傾朝傾動壓過百僚也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

深得人主微指隱微內深賊習中用意深持詭辯以

中去傷人與高表裏相結望之等患外戚許史壽延

等放縱又疾也怒恭顯擅權建白建言以為字中書

韓邪單于北歸庭自此而○建昭二年殺魏郡屬河

太守京房房學易亦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

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詳見○顯

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牢姓少去府官掌營繕

也五鹿充宗五鹿姓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

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垂綬若若邪

長也言此人不○二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矯詐

命發兵與都護官掌監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

居前斬之四年春傳去首頭也至京縣懸梟街頓

蠻夷來使之所懸十日梟街其頭於此以示之○竟

其頭於此以示衆

四人同心謀議

官掌中書

恭顯用事

傾朝

來朝

京房

石顯

陳湯

斬郅支

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潮願珣漢以後言王嬙增

字昭君玉儀之賜之。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

元永光。建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

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端去也。漢業衰焉。太子即位

是為孝成皇帝。

孝成皇帝名驚。母王氏生帝於甲觀貫。太子宮

之次也。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一嶽燕樂。洛元帝時為

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

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長舅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

奏御史條免歸道死。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

根逢時爵內侯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黃

霧四塞僧入揚。因曰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

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

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王商

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也。合德為婕妤。接好余女官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奪。君之命令人皆于犯。外戚之權日以益盛。

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影同。凡物形正。則建始以

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之時。水災無與比數。上声多

地震日食

帝徒

史丹
伏青
蒲諫

一頭
歸

黃霧
四塞
封王
莽為
新侯
立趙
飛燕
為皇
后

通鑑注。婕妤言接。車也好美稱也。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奪。君之命令人皆于犯。外戚之權日以益盛。

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影同。凡物形正。則建始以

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之時。水災無與比數。上声多

梅福
上書

師古曰言極也陰盛陽微金鐵為去飛漢書注河平二年沛縣鐵官鑄

災異
由王
氏致

商卒主根為大司馬案通鑑事○安昌侯張禹以

信張
禹言
不疑
王氏

帝師傳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

異王

氏專政所致句上至禹第私辟除也左右親以

示禹

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去声王

氏所怨

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

侵中國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燮也言命

子不語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真之屬也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

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也言誤人宜無與母

信用上

雅也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前也槐里屬

朱雲

扶邑朱雲上書求見見帝願賜尚方監掌供御

斬馬劍

且以張禹也斷短佞臣一人頭以厲警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

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前

檻折

也雲呼去声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古之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

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

流血爭

上意乃解及當治脩聲檻上曰勿易得

去因而輯

集同謂補之因舊表直臣○綏和元

年三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

○二年帝崩在位二十

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廷綏

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

漢業愈衰 薛宣翟秋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

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

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

丁傳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第私也○建平元年用夏

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更同受天命宜急改元易亦

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開陳聖德之義聖太平皇帝尋罷

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帝幸董賢通鑑云出則參乘入御左

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

○帝在位七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

太后元帝王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仲山王

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有叔中山孝王興之子

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

秉政執政百官總已紀以聽各總已職元始元年莽為

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周公家宰伊尹阿衡采位諸侯王上○五年太師孔

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

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服也樂則

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鉞威也○臘

日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

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四世孫曰玄

太皇太后臨朝 莽為安漢公 加莽九錫

詔孺子嬰為皇太子

攝莽居

也孫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居位攝政踐行東階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莽即真位新國號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也。莽不克死。○二年，東郡屬山東今東昌府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通鑑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曰居攝曰初。始凡三年。

王莽者，王曼萬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王鳳王

凡并五侯，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

子將軍乃王鳳王崇等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聲樂女色

佚游相高故佚遊行相高尚。莽折舌節折抑節操，為恭儉勤身博

虛譽隆治

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伯叔曰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狹○虛名譽

廢孺子為定安公

隆盛傾猶壓也。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弒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

盜起

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後世權臣擅命降○二年，漢太

荆州

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鑑此節當在五年○天鳳四年，荆州屬湖

雄崇

盜起新市。邑屬江夏人王匡為之帥。衰去○馬武王常

兵

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在當○五年，莽大夫楊

雄死

雄死，書曰莽大夫楊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

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

帝成帝哀帝不徙官。及莽篡，以

耆老

久次，久不轉。轉為大夫，嘗作太玄賦。法言論辛

功德未也章稱莽功德比鼻伊周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秦羨新

劇其也甚言秦之文以頌莽劉棻寶嘗從雄學音字

未詳蔡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教書天祿閣在安

藏典籍之所上使者來欲收之收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

詔勿問至是死○琅琊樊崇東海刁周子都等兵起

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鑑云恐其眾與莽兵亂故朱其眉以相別○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荆州平林兵起○漢宗

室劉縯衍及弟秀起兵春陵東陵即南陽白木鄉新市平林兵

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節侯買

之後與縯秀同高祖四世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平

始將軍諸將貪其懦暖去快也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

劉縯及秀起兵立劉玄為皇帝

句以手刮開入席無所施為以羞愧流汗不能言

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並同○更始元年劉秀大破

莽兵於昆陽○成紀秦州屬隗囂勅兵起○公孫述起

兵成都府屬四川益州郡○更始遣將破武關錫邑屬南陽人

鄧曄為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莽傳並同首詣

更始通送其頭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能

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錯塗也刀以黃金錯其

契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

十等貨既篡位步劉字卯金刀也籀文劉字以金刀禁剛

卯以正月卯日作或金或金刀服虔曰正月卯只作

或金或桃著華囊佩之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

劉玄刮席開入席無所施為以羞愧流汗不能言

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並同○更始元年劉秀大破
莽兵於昆陽○成紀秦州屬隗囂勅兵起○公孫述起
兵成都府屬四川益州郡○更始遣將破武關錫邑屬南陽人
鄧曄為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莽傳並同首詣
更始通送其頭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能
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錯塗也刀以黃金錯其

天下田曰王田

王田曰王田不得買
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同九族高祖

立五均司市

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莽語曰周禮有餘貨

更依

以所業為貢農以穀粟王以什更作寶貨有金銀龜

泉布貨

乃行小錢大錢數朔更變不信無信盜鑄鑄也及私

四方謳吟

挾五銖錢者抵罪隨輕重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
車鎖頸傳詣至長安者以十萬數上死什六七十中
也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警同通鑑註然謳吟
思漢久矣歲旱蝗皇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
銅鑄威斗如北斗狀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以其威

節解

德於子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
之以行句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
節解節分其軀而切之也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

更始
洛陽

遷都
長安

赤眉
殺更始

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死通送莽頭到死

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元年遷都長安○

赤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巴而降項赤眉

句為諫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

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司馬溫公曰高祖

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

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

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

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

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

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置刑措後世皆知

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高壽

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

無度巡游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

論
漢氏
跡殊

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

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維然不

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臨專政而不居此則光之

罪矣孝宣然嚴各實信當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方之孝武功烈焉孝元德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

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復不明辟幸盈朝陵夷

新編標題事義十九史明解卷之二



三

